



凤凰塔历史背景探寻

江香麟

塔是一种古建筑,以其雄伟造型、独特风格而著世,是中国建筑文化的艺术瑰宝。中国众多的宝塔,都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开化凤凰塔也是。所以政府于乙未年动工重建,历经三年而落成,弥补了开化历史名城多年的亏欠,结束了凤凰塔几度形骸缥缈的命运,再现了开化县城的地标风采。

塔是一种信仰文化,民族风格艺术,为中国道、儒、释三家奉行的传统文化,所以成员众多,有纪念塔、园林塔、宫苑塔、佛塔、文塔、感恩塔等等。开化凤凰塔就是其中的“文”塔,是元代进士大溪边人方森于泰定年间(1324-1328)捐资建造。开化人民为什么会在宋亡不久、蒙古人统治的胆战心惊岁月里造塔呢?为什么将塔名定为“文”塔?为什么塔会造在凤凰山上?为什么方森要慷慨捐资?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都蕴藏在开化获得“人才第一县”的那段历史背景中。

宋亡元立,仅相隔五十年的时间就建造凤凰塔,她纪念什么,又旌表什么?两宋时期是中国文化的盛世,更是开化的文化盛世:开化一共出了 151 个进士,其中一个状元,一个探花。这一历史里程碑,截止在南宋咸淳七年(1271),这一年有三个开化书生郑翔、徐文灿、赵崇因,同在皇家高考末班车上登科进士,为开化县两宋一朝 151 名进士划上了历史的句号。这是南宋最后的岁月,仅过八年国亡,但两宋文化的辉煌成就不会亡,尽管天变了,但人心和信念不会变,依然沉浸在两宋文化春天的欣慰中,尤其是开化人民猝然面对书香断裂的时代,越发思念逝去的美好岁月,思念那 151 个进士时期喜气洋洋的风光。这样的思念是刻骨铭心的,它会演变成一种精神。方森就是这种精神的代表人物,从登科进士到辞官回家,直到捐资造塔,就是这种精神轰轰烈烈的实际表现。

早在明代万历年间,拨贡徐公运有一首“文塔凌霄”诗,就已经为后人曝光了凤凰塔的历史大背景,该诗的中间四句意思最透明:“文塔遥从天阙起,碧桃直向日边开,清虚紫气凌南极,烂漫文光烛上台……”娓娓道出儒家们登科显仕的荣耀,用一个“文”字来开头,直接肯定了凤凰塔的来历,以及命名为“文”塔的根由,把凤凰塔的前世今生点染得一片金光闪闪。诗的意义诠释,大大超越了凤凰塔自身体貌特征的境界,激情高昂地告诉人们,天阙与碧桃是儒家春风得意的阔绰,紫气与文光是书香霸气的磅礴,全面讴歌了两宋时期开化 151 个进士气势如虹的风采。

这 151 个进士数字,取自 2005 年浙江省博物馆对“两宋时期衢州文科进士初探”的统计,和开化地方宗谱收集的部份数据,得出全市共有进士 742 人,除去籍贯、人名有误者 17 人,实为 725 人;其中开化为 151 人,占全市进士总人数 20.8%,各地县平均为 145 人,开化高出平均 6 位;所以开化早在宋代就获得信安(衢州)人才第一县的光荣称号。在以上 151 人中,有 8 人是刘高汉先生从开化的余、程、方、张等四姓家谱里找出

来的,感谢刘先生,为开化历史文化县添砖加瓦,这是众志成城的初探成果,尚不能作盖棺定论数据,我们相信在开化储量丰富的历史矿层里,只要用心开采,可能还有新发现、新记录。

因为凤凰塔是文塔,决定了造塔的地方必须具有相当的文化底蕴。在当时开化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唯独东方条件最好,因为两宋 151 个进士中将近一半的人才,都出在东边土地上,出在从前的一都、二都和廿九都、廿三都的部分山山水水中,即现在的芹阳办、华埠镇两大行政区域内。据不完全统计,仅华埠镇的马廷溪沿线至出口,加一个许家源村,就出了 63 个进士(其中 1 个探花),真是风景这边独好,撑起两宋文化半边天。就连后来的方森,也是出生在东土六都大桥头村,与华埠南北呼应在一线,方森为此自豪,能与先辈文林同地研墨挥毫一溪水,濡沫遍地文化春天的余香,他一方面庆幸自己出生在东边,另一方面心里悲伤,这样的文化春天,在他生活的年代里恐怕不会再有了。想从前开化到处都是进士,例如北宋重和元年(1118)6 人登科,南宋庆元元年(1195)7 人中进士,三四人同年同榜的进士已是经常事,而今只有他一个形单只影的光杆进士,怎不使他感伤,他真不知道做什么好。突然想起先人遗训:“积财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读。不如积阴德以遗后代……”他茅塞顿开,决心要为开化的两宋辉煌流芳功德,散尽家财心也甘。从此什么庙、什么牌坊、什么塔……都在他梦里穿梭。还有许多内心与方森共鸣的进士后代子孙,积极响应、大力支持,促使凤凰塔能在宋亡不久的风雨中诞生。

造塔要山,正好城东的南北两侧都是山,而且是人文故事风生的名山。靠右边的是金钱山,也称前山,南宋时山上有江天然建的书院、山亭,山下有他修的莲花池、药草园,欲知山光水色,请看朱熹来访时题赠的一首“月波亭”诗:“潺潺流水注回堂,中作平台受晚凉,四面不通车马迹,一樽聊饮凌荷香。韩公无复吟花鸟,楚客何妨赋药房,少待须臾更清绝,月华林露洗匡床。”

城东左边的是凤凰山,除了美丽的大、小金凤凰故事,山前还有响应南宋英雄文天祥抗敌救国的赵郡马徐庭学夫妇返朴归真处,山后马园村曾经是北宋进士、太常少卿江纬的家乡,江天然就是他的第八代玄孙。南宋咸淳九年(1273),江天然儿子 11 岁的江淇和 8 岁的江福童经考官赵平遂引荐,参加殿试神童科,荣获大、小神童称号。凤凰山北坡窄小而陡峭,西南坡宽而长,正与南北走向的县城、山水浑然一体臻致而成川,峰峦不高,绵延数里如画屏,扩控四周原野,宜人极目远眺。山下城区瞭望面广、仰观范围大,盲点极小,这样的造塔选址好条件,超过了金钱山。所以,一座纪念两宋时期开化文化盛世的儒林丰碑,就在凤凰山上横空出世,从此金凤凰展翅高飞,老县城面朝凤凰山的第三个东门定名为起凤门,构成县城临江一面的左、中、右三个东门:金钱门、通济门、起凤门。

凤凰塔

余强

元代是一个汉人知识分子被严重边缘化、被迫在夹缝里生存的时代,忽必烈于 1271 年建立元朝,到 1368 年被朱元璋攻入大都,短短不到百年的历史,中间竟然中断科举 77 年。

凤凰塔的建造者方森是幸运的,于泰定元年(1324 年)金榜题名。

方森却又是不幸的。1324 年,他分配任广德路照磨。有人会问,照磨是个什么官?即“照刷磨勘”的简称。元朝建立后,在中书省下设立照磨一员,正八品,掌管磨勘和审计工作,另肃政廉访司中负责监察的官员也称照磨,“纠弹百官非违,刷磨诸司文案”即“照刷磨勘”的简称。相当于现如今的纪委和审计局工作人员。

元代的汉人是生不逢时,政府将人分四等:一等为蒙古人,又称“国人”;二等色目人,又称“诸国人”;三等汉人,即原受辽金统治的汉人;四等南人,即南宋统治的汉人。方森应是第四等人,可以想像,以四等人身份考中进士,是何等光荣幸运,只可惜,“时元政日非,汉人不得铨正印”,方森在仕途上并不快乐,那段历史,对于汉人文人是无法想像的黑暗岁月,文化价值的丧失与终极意义的失落,使沦为弱势群体的元代文人的精神发生了转向,他们充满了生存与文化的焦虑,他们在边缘与中心的冲突中痛苦挣扎,最终走向市井与田园,追求他们生命得以安顿的居所,追求生命和精神得以言说的机遇和方式。方森终于想明白了,“任照磨数载即归,以诗酒自乐”。也许,我们要感谢他的辞官,正因为他的归来,才有了凤凰塔!

那年早春,八百里金溪,一帆远影碧空尽,残阳下,落寞的方森伫立船头,风掠过,他缓缓抬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历史轮回的伤口在滴血。

有时,我会猜想,建造一座凤凰塔要花多少真金白银?想来,费用不低。作为元代官僚,仅有几年官龄的方森,未必有多少积蓄,但史志记载,方森是不惜重金,在县城东面凤凰山嘴建造高塔一座,名曰“文塔”。那么,我们可以假设一下,一种可能,方森是个贪官,记委和审计都是查处别人,虽然只是个正八品,可权利不小,送礼的人或许比较多。我查阅历史,元世祖时制定过百官俸禄,俸钞从最高品级 300 两至最低品级 35 两不等。但是元代的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物价腾涨对官吏生活带来很大影响,朝廷虽然加俸,但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所以,官员的实际收入是很低的。以方森的正八品,收入非常有限,不利用职位搞点外快,是筹不起凤凰塔的项目建设资金。另一种可能,方森本身就是土豪,或者富二代,又或者其它商业经营者,此处已无从考证,当然,我宁愿相信是后者。

元代少数民族入驻中原为政的特殊

性,使得文人知识分子阶层发生严重分化。一部分文人入仕为官,一部分文人则迫于世俗压力或自觉放弃了仕途追求,或隐山野,或隐市井,成为社会边缘人士;方森回到家乡,或许开始经营商业,偶尔举办雅集诗会,偶尔携酒外游踏春赏秋,但作为文人的情怀却是伤感的,他们当中最有名的代表正是马致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道不尽“孤苦”和“飘零”的心境。也许,我们可以想像在方森内心深处隐含的诸多情怀,正因为这种对社会底层的同情,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慨的混合情怀,让方森决定要建造一座塔,去承载那种沉重又别样的情怀。

深秋的凤凰山上,彩叶缤纷,落叶满地,美景如画。方森默默行走山间石径,身后书童紧随,忽然,两人急步骤停,那远处的晴空飞过一只绚丽多彩的鸟,书童喃喃地说,凤凰!

也许,在那一刻,元代文人方森忘却了那种在边缘与中心冲突中的痛苦挣扎,最终走向市井与田园,追求他们生命得以安顿的居所。

元统二年(1334 年),又一开化名人鲁贞(元统举人,号桐山老农),登上文塔,极目远望,并吟诗一首:“天低云有影,日午塔无阴。极目三秋望,登高万里心。”鲁贞有个很有名的同榜同学,就是刘伯温。他俩是同一年(1337 年)的举人。鲁贞一生隐居不仕,邃于理学,胸怀夷旷,著有《桐山老农文集》《春秋按断》《中庸解》《易注》等,而刘基刘伯温中进士后不久,被任命为江西高安县丞,后又任元帅府都事,最终加入朱元璋反元大军,成为明初名臣。

那时的方森,不知在何方?那时的七层文塔,矗立在海拔 173 米高的凤凰山上,静观历史风云沧桑。

1958 年的某日,这是一个适合在野外作业的日子,静寂的凤凰山上忽然喧哗起来,一个穿着四袋中山装,左上袋插着钢笔模样的人,领着一群拿着各种工具的工人、农民,他们围着文塔,大声地说笑,商量着什么。此时的文塔,却是如此地不堪,塔栏掉落数段,塔刹歪斜风化严重,塔周杂草丛生。经历了六百多年的风吹雨打,阅尽了六百多年的世事变迁,它不会知道,这个“某日”,竟是它将消失在历史尘埃中的忌日!

有时,历史的轮回是可怕的。凤凰塔因“文人价值的丧失”而建,又因“文化价值的坍塌”而毁,这种充满血腥味的轮回,让站在历史长河两岸的世人不禁唏嘘。

在那样年月,文塔就这样消失了,当时全民大办钢铁,古塔被拆毁,塔砖用来建“小高炉”。钢铁最终是没炼成,可当初承载历史情怀的塔却沦为灰烬。

2017 年初春,我终于站在重建后的凤凰塔上极目远望,却不知,当年方森眼前的风景又是哪番模样?